

中篇 NOVELETTE  
世界小说经典文库

[印度·日本卷]

叶水夫 □ 高妙 || 主编

2

九洲图书出版社

中篇 NOVELETTE  
世界 小说 经典 文库

印 日 卷

主编 高慧勤

九洲图书出版社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印度、日本卷/高慧勤主编. —北京: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6. 3

ISBN 7-80114-093-1

I. 世… I. 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②中篇小说-作品集-印度③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 N.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3308 号

##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印度、日本卷

---

出 版 九州图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委党校 2 号楼(车公庄大街 6 号)  
邮 码 100044 电 话 8366741 83667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97 千字 印 张 20.62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4-093-1/I·40  
定 价 平装(每册)25 元 精装(全套)688 元

---

## 本卷序

高慧勤

中篇小说虽然也是小说中的一种，具有小说的一般属性，但也有其不同于长、短篇小说的特殊审美要求。就日本而言，一般认为，中篇小说既不是长篇小说的压缩，也不是短篇小说的拉长，应该是既有短篇的精炼，又有长篇的完整，篇幅上，以三万至十二万字之间为宜。这一界定，与国内的想法倒也相符。由于中篇较短篇能充分展开情节，刻画一个完整的形象，表达作家的意图，展示其艺术风采，但又无需长篇的宏大复杂，创作上更宜于驾驭，所以，中篇更为作家乐于采用，得到发展。在世界名作之林中，艺术精品亦为数不少。

同样，在东方，中篇小说也有不少精彩之作。本卷所选的印度与日本的九部中篇小说，便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印度文学非编者之所长，然而，泰戈尔（1861—1941）这位一代文学巨匠的作品，早在1913年，即以诗集《吉檀迦利》等，为印度，也为东方，摘取了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得到西方的认同，也倾倒了中国读者。他那充满哲人的睿智、深邃的思想，清纯明丽的诗句，在中国，已风靡近一个世纪。郑振铎在《飞鸟集》初版序中曾说，当时一些新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露珠对湖水说道，‘你是在荷叶下面的大露珠，我是在荷叶上面的较小的露珠’。”“‘可能’问‘不

可能’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呢?’它回答道，‘在那无能为力者的梦境里。’”……这些珠玉一般的诗句，素朴隽永，回味无穷，令人永生难忘。

众所周知，泰戈尔是位全才，不仅是位浪漫诗人，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一生创作了十二部中篇小说和百余篇短篇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他以诗人的赤子之心，浪漫抒情的笔致，深入细致地描绘现实，触及种种社会问题，对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奠定了印度中短篇小说的样式。但是，泰戈尔曾说，“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境界的欢愉，是自己一切作品的主题。”也许这才是泰戈尔之所以成为泰戈尔的独特之处。本卷所收的《四个人》(1916)，应该说正是这样一部作品罢。

《四个人》被誉为是泰戈尔“小说创作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顾名思义，小说只有四个人，分设四章，每章叙述一人，由主角沙奇士通贯全书。作品着意描写沙奇士探索真理，寻求生活之路，虔诚苦修，终于“大彻大悟”的艰难历程。最初，沙奇士在卓然不群的伯父的影响下，是一个无神论者，人道主义者，敢于反抗旧传统，旧习俗，救出一个被压迫被污辱的弱女子。然而，伯父的去世，给沙奇士以巨大的打击，失去了精神支柱，又从一个无神论者，一变而为孜孜矻矻的灵修者。宁肯牺牲热爱他的达米尼的爱情，也要获致精神的自由境界。《四个人》依然表达了“灵魂的永恒自由高于爱之中，伟大高于渺小之中，无限高于有限之中”这一根本思想。书中所描写的幽玄奥妙的宇宙精神，脱然无累的宗教情怀，以及主人公那执著的追求，由热烈的信念而产生的激情，因彻悟而达到的沉潜，固然使小说带一抹神秘的色彩，但同时也使小说具有一种清明高远的格调，显示出印度文学特有的美感。

钵刺摩闳·乔笃黎(1868—1946)也是一位杰出的印度孟

加拉语作家，而且还是文豪泰戈尔的侄女婿，在“孟加拉新文艺运动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他“创新了孟加拉散文”，成为一代人的典范，他的小说也是孟加拉作家“摹拟和学习的范本”。泰戈尔说，“乔笃黎的小说带有原始味的新颖机智，凝聚着斑驳多彩的才情，又复装置进一只绚丽的语言雕盒里——是这些，丰富了孟加拉的文艺。”许是编者孤陋寡闻，国内对乔笃黎的作品，似乎译介不多。不过，仅就这篇《四个朋友的故事》而言，已可看出大家风范。尤令人惊讶的是，小说创作于1915年，那时印度现代小说的水准竟已如此之高，技巧如此之娴熟，显示出印度文学的另一种风貌。

就在《四个人》和《四个朋友的故事》先后问世之际，日本的现代文学，也步入了成熟期。由于日本民族喜欢精致的艺术，“即便外表单薄，而余韵深幽”的作品，亦视为上品。著名学者吉田精一曾说：“较之规模宏大而有破绽的巨著，更喜爱洗练而聊具风趣的精品。”所以，相对而言，中篇小说中的精品，为数较多。收入本卷的几个中篇，均为近代以来的名家名作。

幸田露伴（1867—1947）的作品风行于上世纪末。他的小说，常以传奇式的浪漫幻想，渗透着东方佛教思想。善于塑造个性强烈的男子汉，他们大抵是具有名人气质的能工巧匠，投身一项技艺时，能以超人的意志，不计成败得失，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终能达到理想的境界。《风流佛》（1889）是露伴的成名作，描写年轻的佛像雕刻师珠运，因失去所爱，悲痛不已，发愤将心上人雕成一尊佛像。小说的结尾颇富浪漫色彩，佛像竟化作实体，从天而降。

泉镜花（1873—1939）也是一位具有浪漫情调的作家。但与幸田露伴不同的是，泉镜花擅长描写女性，许多作品都以女性为主人公。据说《高野圣僧》这篇小说，是作者从友人过飞驒山遇一美女的经历中得到启迪，生发为一篇神秘的浪漫主义

名篇。小说充满瑰丽的幻想，神秘而怪诞，表达作者对理想女性的态度和憧憬。书中的“魔女”，是泉镜花心目中永恒女性的化身，只可崇拜，不可亵渎，唯有纯洁无垢的爱，才能摆脱困厄。这篇小说，充分展示了泉镜花的艺术才能，不仅是他最高的代表作，也是日本浪漫幻想文学中的杰作。他的作品受到历代唯美作家的推崇和喜爱。芥川龙之介尤予他极高赞誉：“艳浓于巫山雨意，壮烈于易水风色。镜花的世界，非唯一代之壮举，实可彪炳于百世，堪称东西艺苑之盛观。”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唯美主义代表作家。认为“女体即美，美即强者”，主张唯美是从。所以，谷崎的作品多表现对女性美的膜拜，着意描写男人拜倒在女性面前，甘心受其捉弄的一种嗜虐狂与被虐狂的变态心理。《春琴传》（1933）这个中篇，虽然也多少流露出这一特点，如春琴对佐助的苛酷打骂，佐助的隐忍顺从，为永保心目中爱人的倩影，佐助不惜刺瞎双目，但同时，小说也突出了爱情的忠贞不渝。作家尤其刻画春琴与佐助刻苦练琴，锲而不舍的精神，意在强调艺贵于精，技艺只有经过刻苦磨炼，才能臻于完美，达到极致。小说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显示出至为圆熟的技巧，呈现一种古朴而典雅的风格，实为日本小说中的艺术珍品。

中河与一（1897— ）是风行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新感觉派”在创作上强调“感觉至上”，侧重直觉，主张写出新的感觉。作品中着重表现主观感受，特别是以瞬间感觉来把握和描写事物，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来透视现实，多以象征和隐喻手段谛视人生，寻求存在的意义。这一派作家大抵看重形式与技巧，有艺术至上的倾向。小说也确实写得较为精致，艺术上有所突破，有些作品至今仍不失为名篇佳作。不过，中河与一的《天上的葫芦花》，并不是一篇典型

的新感觉之作，而是描写一个人一生的苦恋。主人公爱上一个有夫之妇，但是，能发乎情而止乎礼，直到二十三年后，有可能结为连理时，女主人公竟魂归离恨天。书中的爱情描写相当纯正，男主角的苦恋，很带些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意味。小说发表于1938年，在肃杀的战争时期，一举成为畅销书，至今犹为日本爱情小说中的佳品。

川端康成（1899—1972）是继泰戈尔之后，东方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6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表彰他“以其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二十年代，川端乍登文坛之际，便成为“新感觉派”的一员骁将，是“追求文学新形式、新倾向的探索者”。但他“虽然接受西方文学的洗礼，自己也曾试着摹仿，但骨子里是个东方人，十五年来从未迷失过这个方向。”他的小说，是以“新感觉”表现传统美，既富于现代的艺术感觉，又具有传统的审美情趣。

1935年，川端开始在杂志上连载《雪国》，小说一经发表，便被推崇为“不可多得的神品”，“堪称绝唱”；战后评价更高，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顶峰”。小说无论在艺术手法上，抑或在美学追求上，确实代表了川端文学的最高成就。《雪国》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人物也只有三人。可是，岛村对浮生若梦的喟叹，驹子爱而不得的悲哀，叶子对意中人生死两茫茫的忆念，再辅之以雪国山村的清寒景象，给全书点染上哀婉凄凉的色调。这里既有川端个人的人生体验，也是对日本自古以来以悲为美的美学传统的继承。川端的小说虽然抒情，并无大段铺陈，虽写心理，却不冗长累赘。感觉描写，需要表达的准确，联想、象征，则要语文的凝炼。川端向有“语言魔术师”之誉。他那余情袅袅的言外之意，氤氲一种朦胧缥缈的艺术情境。不过，说其朦胧缥缈，却又分明很清丽空明。看似相背，实乃相成。而这，正是由《雪国》所奠定的川端风格：幽



美哀婉，空灵剔透。

三岛由纪夫(1925—1970)也是一位具有唯美倾向的作家。他希冀将日本的古典主义与西方的理性主义调合起来，从而显示一种典雅的贵族趣味。他的小说常常追求一种毁灭的美，所以，也时时描写死亡、自杀与流血。1970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举世震惊。这正是他的世界观、政治观与美学观所导致的结果。不过，三岛的艺术才华自是不凡，受到日本国内外的称道。《潮骚》(1954)是三岛的前期作品，据作者自称，这篇小说是受希腊古代作家朗戈斯的田园牧歌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亚》的启发创作而成。1951年底，三岛曾游历希腊，“对希腊古典精神之再发现，对其颓废美之感动”，深深渗透在这部作品之中。小说表现的是纯洁无垢的爱情，灵与肉的和谐完美，充满青春的魅力。

有吉佐和子(1931—1984)素有才女之称，可惜英年早逝。她虽毕业于东京女大英文系，却对传统艺术有浓厚兴趣；虽长于驾驭历史与传统艺术题材，同样也具有开阔的社会视野，擅于描写现实生活。她既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又不乏浪漫主义色彩。《木偶净琉璃》便是有吉佐和子反映艺人生活的作品中一部优秀之作。

印度与日本，同属东方。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有大河广漠，富于宗教情绪，长于静观内省，他们忍耐而豁达，“宽容而宥和”，对文学的影响，自然有别于狭窄的岛国日本。印度文学的历史，在世界上最为古老而悠久，它那深厚的传统，浓郁的东方情调，向为世人所赞叹。日本文学虽不及印度那么悠久，相对西方而言，却也堪称素有传统，别有风情。印度有印度的诗情，日本有日本的精致，将这两国的中篇小说合为一集，不但能一展东方文学的绰约多姿，尤能令人比较和品味风格迥异的两国小说。

## 目 录

- 本卷序..... 高慧勤 (1)
- 四个人 .....〔印度〕罗·泰戈尔 (1)
- 四个朋友的故事.....〔印度〕钵·乔笃黎 (78)
- 风流佛 .....〔日本〕幸田露伴 (138)
- 高野圣僧 .....〔日本〕泉镜花 (208)
- 春琴传 .....〔日本〕谷崎润一郎 (265)
- 天上的葫芦花 .....〔日本〕中河与一 (317)
- 雪国 .....〔日本〕川端康成 (370)
- 潮骚 .....〔日本〕三岛由纪夫 (473)
- 木偶净琉璃 .....〔日本〕有吉佐和子 (580)
- 后记 ..... (651)

# 四个人

[印度] 罗·泰戈尔 著  
石真 译

## 伯 父

1 我从偏僻的小乡村来到加尔各答，考进大学。那时候，沙奇士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

第一次会见沙奇士，我立刻心中暗想：真是一颗亮晶晶的星啊！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细长的手指如同火焰；他的皮肤白皙——不，说是白皙还不够，那是一团耀眼的光辉。就在我会见沙奇士的那一刹那，我仿佛窥见了他的内心，洞察了他的灵魂，因此，我立刻对他发生了好感。

奇怪的是沙奇士的同班同学，他们大多数都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敌意。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和大家完全一样的普通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引起大家对他进行攻击。可是，如果有人敢于冲破传统的愚昧，显示出人类内在的光辉和独特的个性时，便会有一部分人对他一味盲目崇拜，另一部分人对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拚命攻击。

和我同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学生们，不难发现我在暗暗崇拜沙奇士，这似乎总使他们不舒服。因此他们从不放弃在我面前咒骂沙奇士的任何机会。我知道，眼睛里如果落进沙子，就会越揉越痛；——不入耳的话，最好不回答。但是有一天，当他们针对着沙奇士的人格尽情诽谤的时候，我再也不能保持缄

默了。

我的困难是：我过去并不认识沙奇士；而对方呢，不是他的远亲便是近邻。他们越是异口同声恶狠狠地说：“这些绝对是事实！”我就越是忿忿不平地嚷道：“我一点也不相信！”后来全宿舍的人都摩拳擦掌地咆哮起来：“你真是野蛮，真是下流！”

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我心中愤懑，气得落下泪来。第二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沙奇士在圆湖边树荫下的草地上，斜躺着读一本书，我不经介绍，便冒昧地走向前去，慌慌张张、咕咕噜噜地对他胡说了一阵，连自己也不清楚说些什么。沙奇士合上书本，一声不响地凝望着我。没有看见过他的眼睛的人，是不会知道他的这种注视像什么样子的。

沙奇士对我说：“那些诽谤人的人所爱的只是诽谤，并非真理。因此，急于想向他们证明诽谤的无稽，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我说道，“对于撒谎的人……”

“他们并非撒谎，”沙奇士打断了我的话，接着又说：“我有个开油坊的邻居，患了风瘫病，手脚发抖，不能工作。去年冬天我给过他一条相当值钱的毛毯。当天我的仆人西布气冲冲地跑来对我说：‘老爷！那家伙颤颤巍巍的全是假装的。’我要是有一点好处，那些诽谤我的人也会把它说得糟不可言。他们和西布是一流人物，而且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完全真实。我的幸运使我有这么一条多余的贵重的毛毯，可是，所有西布一流的人物却一口咬定说我没有权利来占有它。为这事和他们争吵，我倒感到难为情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曾给他任何答复。我只问道：“他们说你不信神，是真的吗？”

“是的，”沙奇士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的头低下了。我和同宿舍的人争辩，一向都认为沙奇士决不会是个宗教的叛徒。

我和沙奇士开始交往，就受到两个致命的打击。第一：初会面时，我以为他是个婆罗门。他的面孔像是白色大理石雕刻的神像，又听说他姓马里克，我们村子里就有一家姓马里克的婆罗门望族；但是沙奇士的家世却是一个开金店的商人。而我们固守正统的卡亚沙一姓，一向相信在我们的血管中循环着高贵种姓的血液，对于第三种姓的商人向来抱着一种出自内心的轻蔑态度。第二：我一向坚信，无神论者比杀人犯，不，甚至比吃牛肉的人<sup>①</sup>还要罪恶滔天。

我不再说一句话，只呆呆地凝望着沙奇士的面孔。我看到那闪耀在他脸上的特有的光辉——那灵魂深处的崇高的火焰在光闪闪地燃烧着。

谁也不会梦想到我在无数次转世投胎之后，有一天竟会和一个商人种姓的同学同坐共餐，或者我的坚信无神论的狂热竟然青出于蓝，超过我的老师。但是，后来两者都成为事实。

卫尔肯斯是我们学院的教授，他学识的渊博和他对于学生的轻蔑恰成正比。他认为：到印度的大学校园里给一群孟加拉孩子讲授英国文学，是一种奴仆或苦力的职务。因此，他在讲授弥尔顿或莎士比亚的课堂上，连遇到“猫”字的时候，也要给我们下个注解：猫，a quadruped of the feline species<sup>②</sup>。只有沙奇士特别受优待，可以不记笔记。他常常这样说：“沙奇士，我会赔偿你坐在课堂上听讲的损失。到我家里来吧，在那里你可能换一换口味。”

这常常使他的同学们更加气愤。他们说，洋大人所以特别喜欢沙奇士，是因为他的肤色白净；而沙奇士呢，为了取媚洋大人也就毫无忌惮地以无神论者自居了。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

① 印度教徒供奉牛，一向不吃牛肉，吃牛肉被认为是最大的罪恶。

② 意思是，一种猫科的四足兽。

以为绝顶聪明的人，装出非常勤恳的样子去找卫尔肯斯，向他借阅有关实证哲学的书籍。他拒绝了，说他们不懂。他们连研究无神论的资格都没有，这只有使他们反对无神论和反对沙奇士的情绪更加高涨。

2 关于沙奇士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被人诽谤的种种原因，我曾搜集过不少材料，并且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材料，有些是我和他交往以前的事，有些却在以后。

加格莫汗是沙奇士的伯父。他是当时有名的无神论者。说他不信神，似乎还不够——他根本不相信有神存在。正如海上战斗舰的舰长，他的重要职责不在于驾驶船只而是击沉敌舰一样，加格莫汗遇到机会就和虔诚的印度教徒展开战斗，使他们灭顶。这是加格莫汗的信条。他常和印度教徒以如下的方式辩论：

如果有神，我们的智慧便是神的赐予；

但是，智慧告诉我说：神不存在；

所以，是神自己说的：没有神。

“但是，”伯父继续说，“你们却当了他的面撒谎，偏要代他回答说：确实有神。这罪恶的惩罚便是你们要被三千三百万男女神灵拧歪了耳朵，勒索罚款。”

加格莫汗结婚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他的妻子去世时，他还很年青。他读过马尔萨斯的学说，所以他不再结婚。

他的弟弟河里莫汗是沙奇士的父亲。河里莫汗的天性和他的哥哥是这样地大不相同，我这样写，人们会疑心我在编造故事。但是故事为攫取人们的信任，只能小心地进展，而事实由于没有负担这样的任务，因此也就不怕变得怪异。所以世界上并不缺乏两兄弟性情如同黑夜与白昼那样恰巧相反的例子。

河里莫汗幼年多病，身体孱弱。在驱邪符、太平经、苦行者发髻上挤出来的洗头水、名山圣地的尘土、供过法力无边的神仙的祭品和用很多钱买来的婆罗门的祝福……所筑成的堡垒中，他总算解除了一切灾难活下来了。长大之后，他虽然不再生病，但是，“他是太瘦弱了”这种观念却始终不曾从家庭里抹掉。所以，只要能让他活下去，再没有谁向他做更多的希求。他呢，对于这一点，没有令人失望，总算尽了责任，好好地活下来了。但是他又总以奄奄一息的样子来恐吓大家。加上他的父亲年轻夭亡的前例的威胁，他把母亲和姨母的爱护与关怀全都牵引到自己身上。他吃东西比大家先吃，他的饮食也和与大家不同。他的工作比别人少，得到的清闲却比任何人都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是需要受到特别保护的人。因此对于不仅是母亲和姨母，还有天、地、太空三界中数不清的男女神灵；不仅是天上的神灵，还有社会上一切有权有势的人——警察长、有钱的邻居、官僚、地主、报馆的主笔……，他都能够按照从他们那里得益的多少，恰如其份地报以尊敬和畏惧之情。至于牛神和婆罗门当然就更不会例外了。

加格莫汗所走的道路却和他完全相反。唯恐人们怀疑他想沾光，他对于有权有势的人一概不理。在不敬神这件事上，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他才敢和天神挑战。他从来没有在人间天上任何强有力者的面前屈服过。

该结婚的时候，那就是说还没有达到适当的结婚年龄之前，河里莫汗就结了婚。生下了三女三男之后，沙奇士出世了，他和他的伯父的相貌是那样相似，大家都觉得惊奇。加格莫汗也把他看同己出，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经过心中一番盘算，河里莫汗觉得有利可图，最初非常高兴。因为加格莫汗自己担负起教育沙奇士的责任。加格莫汗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在英语方面负有特别的盛誉，有人认为他是

孟加拉的麦考莱，有人称他为孟加拉的约翰生。<sup>①</sup>像蜗牛背着笨重的壳，他被那些英文书籍四面紧紧包围着；循着一片冲积的小圆石，人们会找出山溪的来路，同样地，在这个家庭里，只要望见那从地板高达天花板的一些书架上排满了的英文书籍，就明白那里是加格莫汗的活动范围。

河里莫汗一向溺爱他的长子普林达尔。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普林达尔的任何要求。为了他，河里莫汗经常总是眼泪汪汪的——他认为普林达尔是经不起“所求不遂”的打击的，任何一点儿不顺心意的事都会使他送命。他一点儿也没有好好地读过的书，很早就结了婚，而那结婚的藩篱也不曾限制了他不到外面胡闹。河里莫汗的儿媳常常对普林达尔的行为表示不满，可是河里莫汗却对她大发脾气，说正是由于她的压迫，才逼得他的儿子不得不在外面寻求安慰。

加格莫汗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挽救沙奇士脱离溺爱的危险，他全面照看沙奇士，不肯让他离开自己一步。沙奇士还在幼年，他的英文就已经很好，但是他并未停止在这一阶段，穆勒和边沁<sup>②</sup>富于煽动性的学说在他头脑里点起了火，使得他自己就像一把无神论的火炬那样的燃烧起来了。

加格莫汗从来不把沙奇士看做晚辈，而是像朋友一样地对待他。加格莫汗认为对于长辈的过分恭敬是一种虚伪和迷信，结果只能把人训练成更适于做奴才。家里有一位新结婚的侄女婿给他写过一封信，第一行用的是“谨献愚诚于慈祥美妙尊足之前”的旧式函札的套语，加格莫汗给了他下面一篇忠告：

---

① 麦考莱 (T. B. Maucly, 1800—1859) 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作家。约翰生 (S. Johnson, 1709—1784) 是英国的文学评论家、作家。

② 穆勒 (J. S. Mill, 1806—1873) 和边沁 (J. Bentham, 1748—1832) 是英国哲学家。



亲爱的诺伦：

我不了解为什么要用“慈祥美妙”来形容人的脚，你似乎也说不不出个道理来，因此，那一套全是废话。其次，抛开我本人不管，只在我的脚前有所奉献；在这方面，我有权告诉你，我的脚只是我的一部分，只要它还和我的整体发生联系，你就不应该把我的整体进行“肢解”，对它另眼看待。还有，人的脚并未具备听取与拿东西的功能，向那里有所奉献，可真是荒唐透顶。最后，关于我的脚，你不用双数，而用复数字形变化，在你可能是用来表示特别尊敬——某些四足兽本来是你们崇拜的对象；不过，事关我在生物学上类属的确定，我认为，对你的不学无知，我有责任加以指正。

你的加格莫汗

加格莫汗常和沙奇士讨论一般人大都遮遮掩掩不敢公开谈论的问题。如果有人反对他和青年人谈话这样毫无顾忌，他会说：“捣毁了蜂窝，才能赶走大黄蜂，铲除了产生羞怯的基本根源，首先要打破羞怯思想；我把羞怯的巢穴从沙奇士心中彻底捣毁了。”

3 沙奇士大学毕业了，河里莫汗开始想办法要把沙奇士从他伯父手中抢救出来。但是活结既然套上脖子，只有越拉越紧；河里莫汗越是用力拉，沙奇士愈是拼命挣扎。这使他恼恨自己的哥哥比恼恨自己的儿子更厉害。于是，关于哥哥的五光十色的谰言也就到处传播开了。

假使他的哥哥和儿子只是口头上谈谈无神论，河里莫汗并不反对，甚至他们吃了老母鸡，硬替他们在人前诈称是吃了小